一元多重心物觀 (25)

第三章　非心非物實相觀

李杏邨

禪家入道的時節因緣

心地含諸種，普雨悉皆生，
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六祖慧能

正如花木逢春才能發芽滋長，開花結果，參禪悟道也靠了內因外緣的湊泊才能收功。

一、內因外緣

內因包括修禪的內在條件，如學養、根性、善根、宿慧等。外緣包括良師益友以及客觀的有利環境等。說得更清楚一點，參禪悟道並非人人可爲，所以禪家傳法授徒，首重得人，否則徒勞無功，誤人誤己。歷代禪門宗匠勘驗學人根性、品德，獨具隻眼，百無一失，故「得天下英才而育之」，祕傳心印，大揚宗風，禪宗五祖弘忍一見慧能便知爲大乘法器，故特傳法授衣，續佛慧命，因而宗風大振，歷久不衰。

咸亨中，有居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五祖弘忍）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令隨眾作務。盧曰：「弟子自心常生智慧，不離自性，即是福田，未審和尚教作何務？」祖曰：「這獦獠根性太利，著槽廠去（去碓房碾米）。」　《指月錄》卷廿九五祖弘忍——在酬對之間便知慧能爲上根利器，堪

當大任，傳承心燈慧命，這就是宗門法眼，否則何能傳法授徒？在馬祖道一門下有八十四位善知識，但是已得馬祖眞傳而昇堂入室的僅有百丈懷海、西堂智藏、南泉普願三人。他們三人雖爲天縱之才，卻氣稟各異，互有短長。有的明教，有的通宗，有的既少宗風；亦無教相，徜徉物外，獨樹一格。馬祖獨具慧眼，深知三位高徒的氣稟性向及其未來的發展。

一夕三人隨侍馬祖翫月次，祖曰：「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惟有普願獨超物外。」

《指月錄》卷五

「正恁麼時」即一念不生，心月圓明，自性顯發的時候。西堂智藏，高推聖境，故言「最好供養」，沾有教相，馬祖所說：「經入藏」即指經教歸屬西堂智藏；百丈懷海不脫禪客本色，故言：「正好修持，保任，以免退失。」南泉普願拂袖便去，因爲心空性現，無言說相，有佛處，急走過，不沾宗風，亦無教相，超凡越聖，不向不背，物外天全，故得馬祖嘉許。但是，本體自性，體超動靜，不落有無，修而無修，行而無行，證無所證。百丈說：「正好修行。」實爲禪家當行本色，所以後來，馬祖付法百丈爲衣缽傳人；「禪歸海」之說也終於證實了。

五祖演說：「佛祖大事，非小根劣品所能造詣。」

《指月錄》卷廿九

是故明師物色高徒，高徒參訪明師，明師高徒風雲集合，才能大揚宗風。古語說：「有狀元學生，沒有狀元先生。」但是就禪宗而言，狀元學生爲因，狀元先生爲緣，因緣和合才能在自性的心地裡開出智慧之花，結出菩提之果，是以狀元學生和狀元先生同等重要，缺一不可。

在禪宗史裡，良師高徒，互相器重，水乳交融，大揚宗風的事例很多，不勝枚舉。

洪州黃檗希運禪師，閩人也，幼於本州黃檗山出家……至洛京行乞，吟添鉢聲，有一嫗出棘扉問曰：「太無厭生（貪得無厭）。」師曰：「汝尚未施，責我無厭，何耶？」嫗笑而掩扉，師異之，進而與語，多所發藥（明）。師須臾辭去，嫗告之曰：「可往南昌見馬大師（馬祖）。」至南昌，馬大師已示寂，遂往石門謁塔，時百丈廬於塔旁，乃往參丈。丈問：「巍巍堂堂，從何方來？」師曰：「巍巍堂堂，從嶺南來。」丈曰：「巍巍堂堂，當為何事？」師曰：「巍巍堂堂，不為別事。」便禮拜，問曰：「從上宗乘，如何指示？」丈良久，師曰：「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丈曰：「將謂汝是箇人。」乃起入方丈，師隨後入，曰：「某甲特來。」丈曰：「若爾，則他後不得孤負吾。」

《指月錄》卷十

黃檗希運身形高大，氣宇軒昂。在洛陽托缽行乞的時候，一位柴門小戶的老婆子就看中了他，然後用話引他入門，指點一條參禪訪道的明路。他聽從老婆子的話，去南昌參謁馬祖道一。適逢馬祖順世，他的衣缽傳人百丈懷海爲他在塔旁守墓，黃檗長途跋涉，不願空還，乃就便參謁百丈。百丈巨眼識英雄，一見黃檗便知爲大乘法器，然後故弄機鋒，勘驗他的功行見地：「台端相

貌堂堂，一表人才，來此何爲？」黃檗也毫不客氣的答道：「本人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來此不爲別事。」那就是說，黃檗爲法而來，但是法離言說名相，祇能以「不爲別事」暗示，黃檗既爲求法而來，當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他接著反問道：「歷代禪門宗師如何示法？」百丈默不作答，起身走進方丈，黃檗也立即跟進，彼此心照不宣，潛符默證。最初百丈一見黃檗，知爲大乘法器，便已心許，說：「將謂汝是個人。」然後又告誡他說：「得法以後，不得辜負我培植你的一番苦心。」

就黃檗的入道因緣而言，巨眼識英雄的不止柴門小戶的老婆子和百丈懷海，此外尚有一位不知名的番僧。由此可知黃檗實爲良材美質，早已具備了修禪的內在條件，我們且看《指月錄》如何描述黃檗的豐神氣韻——

> 黃檗額間隆起如珠，音辭朗潤，志意沖澹。後遊天台逢一異僧，與之言笑，如舊相識，熟視之，目光射人。乃偕行，屬（適逢）澗水暴漲，捐笠植杖而止。其僧率師同渡，師曰：「兄要渡自渡。」彼即褰衣躡波，若履平地，回顧曰：「渡來，渡來。」師曰：「咄！這自了漢（即四果羅漢），吾早知，當斫汝脛。」其僧嘆曰：「真大乘法器，我所不及。」言訖不見。
>
> 《指月錄》卷十

百丈黃檗是馬祖以後最出色的禪門宗師，才情橫溢，各造其極，互不相讓，傳爲禪林佳話。「溈山問：『馬祖出八十四人善知識，幾人得大機，幾人得大用？』仰云：『百丈得大機，黃檗得大用，餘者盡是唱導之師（無創意及創見）』溈云：『如是如是。』」

換句話說，百丈與黃檗——一個是狀元先生，一個是狀元學生，旗逢對手，難分高下，但一山卻容二虎，兩大並存，相得益彰。但是爲了眞理，他們撇開師生關係，短兵相接，互不相讓：

> 師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不落因果，遂五百年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晚上堂，舉前因緣，黃檗便問：「古人錯祇對一轉語，墮五百世野狐身，轉轉不錯，合作個什麼？」師曰：「近前來向汝道。」檗近前打師一掌，師笑曰：「將謂鬍鬚赤，更有赤鬚鬍。」
>
> 《指月錄》卷八

談到因果的問題，大家都知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道理；因果律也就是自然律的現身說法，不止見於世間法，亦且見於出世間法——天地間萬事萬物，無分古今中外，都在因果律的支配之下。《首楞嚴經》說：「因地不眞，果遭迂曲。」就是針對世出世間法而言。一切菩薩發清淨心大悲願，修無漏妙行，皆以不生不滅爲本起因地，一旦功行圓滿，自得不生不滅的無漏妙果。相對地，天仙外道未得無漏，以有爲心，修有爲法，故其本起因地仍在生滅法中，命根未斷，難證菩提，縱然修得出神入化，壽與天齊，八萬劫後，天壽告終，仍入輪迴，所以有「饒經八萬劫，仍會落空亡」之說。

《首楞嚴經》又說：「菩薩畏因，羅漢畏果。」因果歷然，如響斯應，何得言無？大修行家，進修無漏，得證菩提，也在無爲法因果律的支配之下——以不生不滅爲本起因地，故得不生不滅無漏妙果，何得侈言不落因果？百丈深明此理，故說：「不昧因果。」，以免口過。老子說：「知常明，不知常，妄作凶。」不昧曰「明」，因果律爲常恆不變的宇宙律，故可稱之爲「常」。「知常明」就是了知一切法不生，一切法不滅，變而不變，不變而變，便是「不昧因果」，也就是佛家的智慧解脫。不明乎此，妄言「不落因果」，也就是「撥無因果」，「大妄語成，入無間獄」。《首楞嚴經》語何止五百世的野狐之身呢？老子說：「不知常，妄作凶。」亦即此意。

黃檗說「轉轉不錯（轉語不錯）」也就是「知常明」的智慧觀照和智慧解脫。這是向上一機，超凡越聖，無可言說，所以百丈想用身態語言（Body Language）表態，他說：「你近前來，我爲你說。」準備打他一掌。誰知黃檗早會其意，先發制人，走向前去，打了百丈一掌，這眞是賊能捉賊，臨機不讓。百丈得徒如此，惺惺相惜，笑著說道：「我本來想說達摩的鬍子是紅的，誰知更有紅鬍子的達摩。」這眞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所以百丈又說：

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檗便禮拜。（《指月錄》卷八）

天地間一切事物都離不開因緣所生法，參禪悟道又何能例外呢？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艮師高徒，相得益彰，共揚宗風，就是人和，就因緣所生法而言，應該是親因緣。但是人和祇是成功條件之一，沒有天時地利的配合也不能克盡全功，所以天時地利在因緣所生法中爲助緣和增上緣。

二、天時地利

學禪無常師，參禪無定所，所以禪家終日行腳，廣參徧訪，遇有艮師，始掛單參堂，師生在寒暄酬答之間，互較機鋒，各不相讓，一語不合，便拂袖而去。有的一去不回，有的去而復返，完全取決於時節因緣。

**鎮州臨濟義玄禪師，曹州南華邢氏子，幼負出塵之志。及落髮進具，使慕禪宗。初在黃檗會中，行業純一。時睦州為第一座，乃問：「上座在此多時？」師曰：「三年。」州曰：「曾參問否？」師曰：「不曾參問，不知問個甚麼？」州曰：「何不問堂頭和尚（黃檗）如何是佛法的的大意。」師便去問，聲未絕，檗便打，師下來，州曰：「問話作麼生？」師曰：「某甲問聲未絕，和尚便打，某甲不會。」州曰：「但去問。」師又問，檗又打，如是三度問，三度被打。師白州曰：「早承激勸問法，累蒙和尚賜棒，自恨障緣，不領深旨，今且辭去。」州曰：「汝若去，須辭和尚了去。」……州先到黃檗處曰：「問話上座，雖是後生，卻甚奇特，若來辭，方便接引伊。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師來日辭，黃檗曰：「不須他去，祇往高安灘頭參大愚，必為汝說。」師到大愚，愚曰：「黃檗來？」師曰：「黃檗來。」愚曰：「黃檗有

何言句？」師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澈困，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師於言下大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

《指月錄》卷十四

臨濟為大乘法器，如善加彫琢，足以荷擔菩提，續佛慧命，為宗門放一異彩。這樣的良才美質，當然瞞不過黃檗的法眼，就是睦州第一座也熟稔深知，所以他說：「問話座主，雖是後生……卻甚奇特……已後為一株大樹，覆蔭天下人去在。」但是臨濟三度問法，三度被打，其故安在？這個問題的答案很簡單，《維摩詰經》弟子品說：「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有說，離覺觀故。」如是之法，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不可以語言通，何能有問有答？故臨濟三度發問，三度挨打，這樣才使臨濟深感困惑，捲入疑團，不能自拔。古語云：「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不悟。」如果黃檗一下為他說破，他永遠也沒有開悟的機會，因為有疑情才能使他屏除萬念，一心專注，以便培育他的直覺直感，直澈心源，自見本性。

黃檗深知臨濟的入道因緣在大愚處，故囑其參謁大愚，必然得到一個入處。黃檗為愛徒臨濟，設想周全，用心良苦，故大愚說：「黃檗與麼老婆心切，為汝得徹（悟）困，更來這裡問有過無過。」一句話點醒了臨濟，乃曰：「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綜上所述，臨濟問法起疑，參訪大愚，悟道而回的一齣戲，都是由黃檗一手導演，睦州大愚祇不過是戲中的配角而已。就因緣所生法而言，臨濟的良才美質為入道的內因，得師如黃檗為入道的外緣，睦州大愚則為助緣和增上緣。

禪家的開悟是一種神秘的經驗，而且因人、因時、因地而異，沒有常規可循。有的內因外緣早已具備，卻不能成道，一直等到在異地行腳，內心外境，突然契合，靈光一閃，從緣悟入，所以百丈說：

「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知己物，不從外得」

越州諸暨縣，越山師鼐，號鑒眞禪師，初參雪峯而染指，後因閩王請於清風樓齋，坐久、舉目，忽睹日光，豁然頓悟，有偈曰：

「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
方知普通年事遠，不從葱嶺帶將來。」（自性本具，不從外得）

僧問「如何是佛身？」師曰：「汝問那個佛身？」曰：「釋迦佛身。」師曰：「舌覆三千界。」師臨終時集眾示一偈曰：

「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
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

乃跏趺而逝。

《景德傳燈錄》卷十九

閩王好佛，設齋於清風樓，邀宴羣僧，鑒眞禪師亦應約赴齋，齋罷坐憩，舉目仰視，風日晴和，人意天光，俱有喜態，頓覺心路一轉，胸襟開暢，當下見性。故曰：「今日此時始知眞如法性，人人本具，曠劫以來，從無改易，當下即是，何待菩提達摩，長途跋涉，翻越葱嶺，攜法東來呢？」

附註一：「舌覆三千界」。佛身無相無不相，宇宙萬物皆為佛身的表徵，蘇東坡居士說：「溪聲本是廣長

舌，山色豈非清淨身。」無非言明佛身遍一切處，故彌陀經說「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法。」這不就是舌覆三千界嗎？

附註二：「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原無別旨，今日與明朝。」人在垂死的時候，眼、耳、鼻、舌、身五識及六識皆由外向內退縮，逐漸消失，因此，一切外景，如見色聞聲等，亦逐漸模糊不清，不能辨認。此時此際四大分解、六根敗壞、覺識幻滅，在息住脈停，前念已滅，後念未生，靈識行將脫體而出的時候，死者會在一瞬之間，經過一種迴光返照的境界，父母未生前的本源眞性，又名靈光或淨光，會突然出現，如故友重逢，倍覺親切，如死者修持有素，見相離相，一念不生，不沾太礙，便與淨光相合，而證菩提，禪家所謂「就路還家」就是這個道理。但是返本還源，要看時節因緣，時節之來，不是今日就明朝，不得躁進，未可強求。

談到這裡，讀者或許會問：「鑒眞禪師無論定居或行腳，隨時隨地都能見到日光，何以一直等到去清風樓參加齋僧大會的時候才能一見日光從緣悟入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百丈所謂時節因緣。

三、宗師的法眼與法印

如前所述，昭覺克勤禪師初遇五祖法演，咨詢法要，盡其所學，呈機顯用，五祖不肯。昭覺克勤因話不投機，忿然而去，且口出怨言。五祖說：「等到你在外行腳時得一場熱病，你才想回來見我。」克勤昭覺到了金山，果然患染傷寒重病，委頓床褥，一籌莫展，平生所學也絲毫派不上用場。大病初癒，他立即回山，隨侍五祖。後來，他因五祖所舉小艷詩因緣而得入道。

昭覺克勤和五祖法演本有師生之緣，但是因爲機緣未熟，彼此初次見面，便發生爭執，不歡而散。散後再聚，始歸和好。這種種曲折都逃不過蘄州五祖法演的慧眼，這就宗門法眼的奇特之處。有的禪門宗師初遇高徒，便知因緣不契，祇好割愛，請他到別處參訪，另覓良師，但是高徒離去以後在別處成道，又往往重返師門請求考核印證他的功行見地。這就是宗門的印，可又名法印（即諸祖互相印可，心心相傳的正法眼藏），與教門的授記，理同名異。《金剛經》說：「須菩提——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則燃燈佛不與我授記，汝於來世當得作佛號釋迦牟尼。」所謂授記，就是考核對方法行宗旨是否正確無誤，然後予以印證。就釋迦牟尼佛而言，於法無得，於覺無證，始能成佛。若於法有得，是爲執相，若於覺有證，是爲有我，能所未除，四相未破，何得作佛。燃燈古佛豈有爲他授記之理？嘉禪《法華疏》卷六曰：「通言印者，印定諸法，不可移改。」所以風火延詔說：

「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三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

《景德傳燈錄》卷十三

正如六祖慧能和永嘉玄覺一樣，馬祖道一和鄧州丹霞天然的師生關係是建立在法印的基礎上，因爲他們的緣分止此，祇有師徒之名而無師徒之實。這又是宗門與教下的不同之處。

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過禪者問曰：「

仁者何往？」曰：「選官去？」禪者曰：「選官何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禪者曰：「今江西馬大師（馬祖道一）出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師以手拓樸頭額，祖顧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是汝師也（成道因緣不在此）。」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曰：「著槽廠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以執爨役，凡三年。忽一日，石頭告眾曰：「來日剗佛殿前草。」至來日，大眾諸童行，各備鍬钁剗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又為說戒。師乃掩耳而出，再往江西謁馬祖。未參禮便入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眾驚愕，遽報馬祖，祖躬入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名「天然」。祖問：「從甚處來？」師曰：「石頭。」祖曰：「石頭路滑，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也。」乃杖錫觀方，過慧林寺，遇天大寒，取木佛燒火向，院主訶曰：「何得燒我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取舍利。」主曰：「木佛何有舍利？」師曰：「既無舍利，更取兩尊燒。」主自後眉鬚墮落。

《指月錄》卷九

馬祖一見丹霞，便知他是大有來歷之人，但是時節未至，因緣不契，祇好割愛，叫他參謁南嶽石頭，因爲他的成道因緣在彼而不在此。到了南嶽，石頭希遷並未傳他道法，祇不過叫他去槽廠作些廚房的事情。談到這裡，我們要知道，禪家無法可傳，無道可修，但是道不遠人，佛法在尋常日用之中，若以無住心，修無爲法，行、住、坐、臥、言、談、語、默都是解脫妙道，終日吃飯，不咬一粒米；終日行腳，不走一步路，何等逍遙自在呀！所以《維摩詰經》佛道品說：「塵勞之儔爲如來種。」

丹霞成道以後，又回到江西參謁馬祖。他大搖大擺地走進大殿，然後騎在聖僧塑像的脖子上，一時馬祖徒眾大感驚異，立即傳報上去。馬祖知道了，走進大殿來迎接他，彼此碰面以後，馬祖仔細看著他說：「你的法號就叫天然吧！」丹霞立即從聖僧脖子上跳下來，納頭便拜，稱謝馬祖贈他「天然」的法號。談到這裡，讀者或許會問：「丹霞欲見馬祖爲何騎在聖僧的脖子上？」這個問題的答案是丹霞成道以後，就精神層次而言，已經超凡越聖，突破重關，所以騎在聖僧的脖子上。丹霞利用這種身態語言來透露他的精神境界，無非因爲法離語言文字，令人無開口處。

丹霞燒木佛，院主爲何鬚眉墮落？這是一個在禪林喧騰甚久，聚訟紛紜的問題，自性天眞佛，人人本具，不假外求，院主迷執木佛，無異騎驢覓驢，心外求法，多此一舉，故文殊道禪師作頌云：

彭祖八百乞延壽，秦皇登位便求仙。
昨夜天津橋上過，石崇猶自送窮船。

附註：彭祖壽長八百歲，猶祈請上蒼，卻病延年。秦始皇富有天下，爲所欲爲，猶欲登仙，冀壽與天齊。石崇富可敵國，猶在天津渡口，張燈結彩，啓碇揚帆，恭送窮神。這種種事例，無非說明不重自家珍寶，向外馳求，徒勞無功，可爲心外求法者戒。

丹霞以木佛燒取舍利，當然徒勞無功，此舉不過點

醒院主迷執木佛，以假作眞，何異迷頭認影，自成顚倒。院主如能因此生疑，痛改前非，雖然鬚眉墮落，亦可因禍得福，故天童華禪師說：

諸方商量道，院主忽起疑心，以致斯禍，不知院主買鐵得金，一場富貴。

「鬚眉墮落」當然牽涉到果報的問題，院主迷執木佛，以假作眞，並且呵責丹霞，當然犯了狂妄說法的口過。但是口過有大小，果報有輕重，按照佛家的說法，修道的人犯了口過，遠較常人更爲嚴重，定力越高，果報愈烈，寶蓮香比丘尼，善星比丘即爲實例；

「世尊，如寶蓮香比丘尼，持菩薩戒，私行淫欲，妄言行淫非殺非盜，無有業報，發是語已，先於女根生大猛火，後於節節猛火燒燃，墮無間獄。……善星（比丘）妄說一切法空，生身陷入阿鼻地獄。

《首楞嚴經》卷十二

院主的禪功定力當然比不上寶蓮香和善星比丘（已得四禪），所以他的口過招致的業報也輕微多了，祇不過「鬚眉墮落」而已。

附註：善星比丘

「（善星）比丘得四禪，生增上慢，謂得四道（四果），得初禪時，謂是須陀洹，第二禪時，謂是斯陀含，第三禪時，謂是阿那含，第四禪時，謂是阿羅漢，恃是而止，不復求進。命欲終時，見有四禪中陰相來，便生邪見，謂無涅槃，佛爲欺我……命終，即生阿鼻地獄。」《大智度論》卷十七

善星比丘未得言得，未證言證，「大妄語成，生無間獄。」（《楞嚴經》語）由此可知，狂妄說法，定力越高，果報愈烈，可不戒哉。總括說來，丹霞的入道因緣在南嶽，故石頭希遷爲他剃度說戒，但是他的證道因緣在江西，故馬祖道一爲他印可，賜號天然。這就是時節因緣的不可思議之處。

四、修禪的波折及歧路

參禪悟道，一波三折，險難重重，稍有不愼，便入歧路，積重難返，故禪家有「悟後迷」之說。

潭州溈山靈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室（宗師法眼），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撥爐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舉以示之：『汝道無？這個謾。』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所解。丈曰：『此乃暫時歧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己物，不從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曰：『將得來。』丈曰：『在甚麼處？』師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見百丈，談溈山之勝，宜結集法侶，為大道場。丈因語眾曰：『若能對眾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時華林覺為首座，師為典座。林曰：『不可喚作木橛也。』丈乃問師，師踢倒

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輸卻山子也。』師遂往焉。

《指月錄》卷十二

溈山見百丈深撥得火，因而了悟見性之道在於擺脫萬緣，寧神息念，一心深入，透脫情識，直澈靈源，因爲靈燄無思的火種，絕不會出現在妄情浮想的寒灰裡。這種「思而知，慮而解」的覺悟，至多祇能算是理悟，離開入道尚有十萬八千里，所以百丈告誡他道：「這是參禪悟道的暫時歧路，越走下去，離道越遠。」但是理悟是證道的初階，理悟繼以事修，才能「乘悟并銷」，空諸所有，打開入道證性的大門，所以百丈說：「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禪家所謂「心空性現」，也就是這個道理。

第二天，溈山和百丈上山工作；百丈問道：「你能不能帶點火來？」溈山答曰：「帶得來。」百丈又問：「在何處？」溈山拾起一根木柴，吹了兩吹，遞給百丈。百丈說：「這好比蟲子啃木頭，偶然啃出紋路來，不能算數。」拿起木柴吹兩下，這是禪家以有相事說無相法的作風，無非暗示靈燄無思的自性之火，應緣起用，運轉自如。百丈深知溈山理悟事修兼而有之，但是歷時甚短，火候不夠，所以他的悟境，似是而非，不足爲憑。

如前所述，理悟和事證有很大的距離，舉例而言，讀經聞法，靈機一閃、領悟玄要，祇不過是理悟，尚待事修才能行解相應、理事圓融。這又牽涉到心態的轉換，即由名言思辯的比量心態轉入直覺直感的現量心態。假如比量的心態是人情、爲理悟的基礎，則現量的心態爲道情，是證道的津梁，二者相融相即，交互爲用，才能行解相應，理事無礙，所以龍牙和尚說：

「人情濃厚道情微，道用人情世豈知？
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

《景德傳燈錄》卷二十九

換言之，「悟理」祇能說是「比量知」，要經過事修才能轉換爲「現量知」，前者爲人情，後者爲道情，是以「理悟」而無「事修」，就是「空有人情無道用，人情能得幾多時」，那就是說，限於「比量知」的理悟不過是修道過程中的「暫時歧路」而已，不會持續很久。

古語云：「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由「比量知」轉入「現量知」牽涉到轉識成智的問題，當非一朝一夕之功，靈雲行腳卅年，才能一見桃花而入道；趙州於南泉言下契理，繼續行腳四十餘年，才得腳跟立定，所以石頭希遷說：「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講得更清楚一點，契理祇是入道的初階，如果「不乘悟并銷」轉識成智，空諸所有，便爲暫時歧路，因爲情生智隔，何能見道？

溈山悟理以後，又有事修，但是時節未至，機緣未熟，所以他的轉換心態的工夫不夠，至多介於似悟非悟之間，當然瞞不過神目如電的百丈，所以他說：「如蟲禦木，偶然成文。」

司馬頭陀談到溈山的幽勝靈秀，適於建立道場，廣收徒衆，大揚宗風。百丈亦表贊同，但無適當人選作爲道場主持。爲了選拔住持人才，百丈當衆指著一個淨瓶道：「不得喚作淨瓶（僧侶隨身攜帶的盛水瓶子），你們喚作什麼？」然後鄭重宣布任何人對此一問題下一轉語，格外出色，就有資格作溈山道場的主持。華林覺首座道：「當然不能叫作木棒呀！」這是繞路說禪的一例

，不觸不背，說而無說，不說而說，以免口過。百丈不肯，乃問溈山，溈山一語不發，踢倒淨瓶，揚長而去。這是一種身態語言，暗示「色即是空，諸法空相」，是以執相立名，自成顛倒。到了這步田地，溈山才算大澈大悟了。

在修道的過程中，溈山歷經險難波折，如果沒有明師如百丈者予以提攜和指導，他很可能一步走錯，遺憾終身。百丈雖爲一代宗師，如果沒有良材美質如溈山者，能舉一反三，一聞千悟，也不能傳承宗門的心燈慧命，接引後學成佛作祖，不計其數，所以宋代慧開無門禪師作頌曰：

「溈下笊籬交木杓，當陽一突絕周遭，
百丈重關�takes不住，腳尖趯出佛如麻。」

附註：笊籬木杓都是廚房用具，因爲溈山在百丈門下，位居典座，負責廚房的事務。俗語說：「鳥向亮處飛」，溈山當陽（亮處）一腳踢倒淨瓶，突破了周遭的樊籬，脫穎而出，作了溈山道場的主持。他一腳打出天下，連百丈的重關都擱他不住，結果開創了溈仰宗接引學人，成佛作祖，其多如麻。

瑞州洞山良价悟本禪師會稽俞氏子……年廿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辰修齋，泉向眾曰：「來日設馬祖齋，未審馬祖還來否？」眾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為賤。」次參溈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話，某甲未究其微？」溈曰：「闍黎莫記得麼？」師曰：「記得。」溈曰：「汝試舉一遍看？」師遂舉。僧問：「如何是古佛心？」國師曰：「牆壁瓦礫是。」僧：「牆壁瓦礫豈不是無情？」國師曰：「是」僧曰：「還解說法否？」國師曰：「常說，熾然說，無間歇。」僧曰：「某甲為什麼不聞？」國師曰：「汝自不聞，不可妨他聞者也。」……僧曰：「未審甚麼人得聞？」國師曰：「諸聖得聞。」……僧曰：「……無情說法，據何經典？」師曰：「汝不見《華嚴經》云：「剎說眾生說，三世一切說。」師舉了溈曰：「我這裡亦有，祇是罕遇其人？」師曰：「某甲未明，乞師指示。」

溈豎起拂子曰：「會麼？」師曰：「不會，請和尚說？」溈曰：「父母所生口，終不為子說。」師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溈曰：「此去澧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為子之所重。」……師遂辭溈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得聞。」師曰：「和尚聞否？」巖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也。」師曰：「某甲為甚麼不聞？」巖豎起拂子曰：「還聞麼？」師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聞，豈況無情說法乎。」師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法。」師於此有省，乃述偈曰：

「也大奇！
也大奇！
無情說法不思議，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處聞聲方得知。」

……師辭雲巖，巖曰：「甚麼處去？」師曰：「雖離和尚，未卜所止。」巖曰：「莫湖南去？」師曰：「無。」曰：「莫歸鄉去？」師曰：「無。」曰：「早晚卻回？」曰：「待和尚有住處即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師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邈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乃沈吟。巖曰：「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師猶涉疑，後因過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

「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疏。
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
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指月錄》卷十六

案語：學禪的人，無分老幼尊卑，祇要彼此碰面交談，便針鋒相對，機境互呈，質疑問難，以較高下。禪門宗師在授徒之前，往往用機鋒轉語來勘驗學人的品學根性，以便量材取用，應機施教；後學晚輩在拜師之前，也會在談禪論道的時候考驗宗師的功行見地。

在馬祖忌辰，南泉爲馬祖設齋致祭，順便向學人提出一個問題：「明日是馬祖的忌辰，我們爲他設齋致祭，他會不會眞的來呢？」大家都默不作答，洞山答道：「馬祖有伴即來。」

所謂「有伴」意味著任何人的精神修養到了馬祖的層次，自然和他氣機相引，感應道交，馬祖返妄歸眞，已證自性，自性遍一切處，不爲而作，不行而至，是以一切衆生見道證性，自與馬祖不一不異，何隔寸絲？南泉聽到他的答話，大加讚賞道：「此子雖是後生，甚堪雕琢。」換句話說，就是「後生可畏」，「孺子可教也。」誰知洞山並不領情，反而駁斥道：「和尚何得壓良爲賤。」換句話說，一切衆生，不出自性，自性圓滿自足，無欠無缺，「在凡不減，在聖不增」，更那有雕琢的餘地呀！這不是貶抑自性至高無上的尊貴性嗎？

「無情說法，諸聖得聞或無情得聞」，是一個值得研討和玩味的問題。說眞的，現象界的一切事物，不管有情和無情，都在爲人說法，不過人類的道眼未開，如盲似聾，不見不聞而已，因爲現象的背面就是本體，二者之間，不隔寸絲，是以見色聞聲都會透露出本體的消息。佛家所謂「見色明空，隨緣悟入」就是這個道理。馬祖道一說：「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於心所生，即各為色。知色空故，生即不生。」《指月錄》卷五

準此而言，何物不是道眼？何處沒有法音？一個人如能見物知心，由色證空，理悟事證，兼而有之，當能脫落聲色，「逆流照性」，進入聖位。《首楞嚴經》卷廿二說：「一人發元歸眞，十方虛空悉銷殞，云何空中所有國土而不振裂？」這是出有入空，打破乾坤的境界。在這時，行者見相證性，滿目青山，神通妙用，隨之而起。百鳥銜花，鬼神服役等等瑞相奇蹟也出現了。

所謂「無情說法」，就是從現象體認本體，因爲現象界是本體界的縮影，是以現象世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是本體的代言人。但是，明白了這一點，並不意味著我們眞地聽到了「無情說法」，這不過是囿於知見的「理入」，離開「事證」尚有相當的距離。舉例而

言：看懂禪家公案的人多如過江之鯽，悟道見性的人卻寥若晨星，大修行家見色聞聲，心不住境，物我兩忘，故能徜徉物外，深入幾微，聞人所不能聞，見人所不能見。莊子說：「官知止，而神欲行。」見色聞聲的官能停止活動以後，通神達化的離念靈知才能產生功能。溈山說：「無情說法，無情得聞。」也無非指明一個人見物知心，「逆流照性」，脫落情識（無情），才能聽到無情說法。洞山不止明白了這個道理，並且在實際生活中，有所體驗和印證，所以他說：

「若將耳聽終難會，
眼處聞聲始得知。」

所謂「眼處聞聲」，也就是《首楞嚴經》所謂「一根深入」，透脫情識，根塵不偶，六用（六根）歸一，內外湛明，澈本達元，故眼處可以聞聲，耳處可以見物，這是初破行陰，「六合和」又歸「一精明」的景象，洞山領悟到「眼處聞聲」的妙理是否眞的入了道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否定的，我們祇能說他在修道的途程中跨進了一步，但是覺性未圓，空性不顯，否則他不會對左列的問題有所疑慮，一直到涉水睹影，才恍然大悟。

臨行（洞山）又問：「百年後，有人問『還邈得師眞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師乃沈吟。那就是說，在臨別時，洞山提出這樣一個問題：「老師百年（順世）以後，人家問起師父的音容笑貌，叫我如何對答呀？」雲巖默不作答（良久）。最後才說「祇這是。」雲巖起初默不作答是要洞山自己體會，因爲自性本空，無言說相。後來見他疑慮不決，乃繞路說禪，旁敲側擊地說：「祇這是。」即指自性而言，因爲一切衆生不出自性，自性本空，無來無去，何有生死？何有古今？洞山不解其意，還是涉疑（沈吟）。後來他路過水塘，看到自己倒映在水中的身影，才豁然開悟而作偈曰：

切忌從他覓，（本源自性，人人本具，眞起覺觀，當下即是，擬心便差，動念即乖，非從外得。）**迢迢與我疏。**（心外求法，乖離自性，求之愈切，去之愈遠。）**我今獨自往，**（明乎此，我今邁然獨往，單刀直入，不掛寸絲。）**處處得逢渠。**（結果於內覺觀，自見本性，如影隨形，無處無之。）**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宇宙萬物根身世界不出自性，如自性爲「形」，則身心爲「影」；如自性爲「眞」，則身心爲「妄」。身爲四大假合，心爲六塵緣影，皆在「現象」邊收，自性雖空，卻爲萬相之本，萬動之源，亦即「本體」之異名，是以「形」「影」互異，「眞」「妄」有別，未可等量齊觀，故曰：「渠今不是我」，因渠爲我之「體」，我爲渠之「用」。渠爲我之「性」，我爲渠之「相」，故曰：「我今不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天地間一切事物，包括我們的根身世界，皆應作如是觀，方能與本源自性相應。）

像溈山一樣，洞山始開悟也是一波三折，幾乎功敗垂成，他所遭遇的難關要比溈山的「暫時歧路」還來得嚴重些，那就是「悟後迷」，洞山叫作「破鏡不重照，

落花難上枝。」一般說來，參禪悟道，雖無成規可循，脫不出三個步驟——先有「疑情」而後「參修」，「參修」得力而有「悟證」，悟境的深淺因人而異，未可一概而論，但是由「疑」到「悟」一定會有心態的變換，即由名理思想的比量心態轉換爲直覺直感的現量心態。前者爲進入理念世界（包括科學和哲學領域）的通路，後者爲開啓靈覺世界（畫意詩情及禪定三昧等）的鎖鑰。由「疑」而「參」，一心專注，日久功深，遊思浮想逐漸消失，如雲開月現，拉開比量心態的序幕，從而展現一個現量心態的空靈世界。

這種出有入空，打破現象界（虛空粉碎）的經驗，在明代憨山大師的《夢遊記》和近代《虛雲和尚年譜》中，均有生動的記載和描述：

（憨山）一日，粥罷，徑行，忽立定，不見身心，唯一大光明藏，圓滿湛寂，如大圓鏡，山河大地，影現其中，及覺，則朗然，自覓身心，了不可得，即說偈曰：

「瞥然一念狂心歇，內外根塵俱洞澈，
翻身觸破大虛空，萬象森羅徒起滅。」

人類的內心和外境脫不出色、受、想、行、識五蘊，《心經》說「照見五蘊皆空」，就是靠了禪功定力和智慧觀照，將五蘊層層剝落，恢復父母未生前的本來面目。禪家所謂「貼肉衣衫」，就是指此而言。突破色蘊以後，根塵不偶，身心虛明，了無質礙，十方洞開，山河大地，動植庶品，如鏡中像。《首楞嚴經》說：「……色陰盡者，見諸佛心（亦即本有的妙明眞心），如明鏡中，顯現其象。」

在修道的過程中，虛雲大師也有類似的經驗：

「……在禪堂，晝夜精勤，澄清一念，不知身是何物……從此萬念頓息，工夫『落堂』（扎實），晝夜如一，行動如飛。一夕，夜放香時，開目一看，忽見大光明，如同白晝，內外洞澈，隔垣（牆）見香燈師小解，又見西單師在圊（廁所）中，遠及河中行船，兩岸樹木，種種色色，悉皆了見，是時才鳴三板（三更）耳。翌日，詢問香燈（是否夜半小解）及西單（是否夜半逗留廁所），果然（無訛），予知是境，不以為異……」

色、受、想、行、識五蘊，僅破其一，便大放光明，十方洞開，隔牆可以見物。色蘊雖破，五蘊未空，這在修道的過程中祇能說是初成。

學人突破色蘊，進入聖位，眼明手快的宗師們一望而知。這是一個緊要關頭，稍有不愼，悟境退失，前功盡棄。因此他們囑咐學人首先保住現有的悟境，然後再循序而進，由直覺、超覺，進入正覺，這是頓悟法門的捷徑。

如果學人在初成以後不知保住現量的悟境，聽任念慮，動搖心神，往往導致「悟後迷」的惡果，即由現量心態退轉爲比量心態，結果前功盡棄，無法彌補。故有「破鏡不重照，落花難上枝」之嘆。

洞山在修道的過程中幾經挫折，才能參悟「眼處聞聲」的妙理，似應保任已得的悟境，然後再迎頭邁進，直取菩提。但是當他告別雲巖的時候，他又因爲「祇這是」這句話捲入疑團，一時心湖蕩漾，似有退失悟境，恢復比量心態的趨勢，所以雲巖特別警告他說：「价闍

黎承當個事大須何細。」

如果雲巖沒有宗師法眼，不知應緣觸機，接引後學，他很可能爲了解除洞山的疑團，一語道破「祇這是」的意蘊，這樣一來不就喚醒了洞山的比量心態嗎？結果如何呢？疑團雖破，悟境全失，即由千辛萬苦培育出來的現量心態退轉爲平常人的比量心態，一切參修工夫也就付之東流了。

洞山福緣深厚，幼年慕道，落髮爲僧，便機緣巧合，得遇良師益友，初參南泉，次逢溈山，後遇雲巖，皆爲當代禪門龍象。他們深知洞山入道的時節因緣，比如何時破參，何人接引，何處成道，皆瞭如指掌，所以他們指點洞山道眼法要，拿捏得度，不過不失。《碧巖錄》有所謂「啐啄同時」，那就是說禪家參修，如雞抱卵。如母雞爲老師，則雞雛爲學生。小雞在蛋殼內脫落胚胎，加速成長，迨至肢體完備，嫩毛豐滿，急於破殼而出，乃由內喙啄蛋殼。母雞同聲相應，由外敲擊蛋殼，內外加工，同行並進，始竟全功。

雲巖深知洞山入道，險難重重，最後一關全靠自力，始能突破；他人插手無異揠苗助長，有害無益，所以他始終叫洞山在疑團裡打轉而不爲他說破。

洞山成道以後，感念雲巖玉成之德，每年爲他設奠營齋。

雲巖諱曰（圓寂之日）營齋。僧問和尚（洞山）於雲巖處得何指示？師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曰：「既不蒙指示，又用設齋作什麼？」師曰：「爭敢違背他。」曰：「和尚初見南泉，為什麼卻與雲巖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佛法，祇重他不為我說破。」

《指月錄》卷十六

一切法都是佛法，佛法不壞世法，世法不離佛法；是以營奠設齋雖爲世法，不違佛法。故曰：「爭敢違背他。」洞山雖久侍雲巖卻於法無得，故曰：「雖在彼中，不蒙指示。」換言之，雲巖無法可傳，洞山於法無得，無得之法是爲正法。

附註一：百鳥銜花

牛頭山法融禪師……投師落髮，後入牛頭山。幽棲寺北巖之石室，有百鳥銜花之異。唐貞觀中，四祖遙觀氣象，知彼山有異人，乃躬自尋訪……祖遂入山，見師（法融）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棲何所？」祖曰：「貧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更有宴息之處否？」師指後面曰：「別有小庵。」遂引祖至庵所，遶庵惟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個是甚麼？」師無語。少選，祖卻於師宴作石上，書一「佛」字，師睹之竦然。祖曰：「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眞要。祖曰：「夫百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

《指月錄》卷六

附註二：鬼神執役

百丈有一日，夜深睡次，忽然便覺，欲得湯吃。然侍者亦是睡，喚不得，非久之間（少頃），有人敲門，

喚侍者云：「和尚（百丈）要吃湯。」侍者便起，煎湯來和尚（百丈）處。和尚便驚問：「阿誰教你與摩煎湯來？」（誰叫你煎湯送來？）侍者具陳前事。（即有人敲門叫他半夜煎湯送百丈處）。師便彈指云：「老僧終不解修行，若是解修行人，人不覺、鬼不知。今日之下，被土地覷我心識，造與摩次第。」《祖堂集》卷下

案：大修行家如百丈法融等，見色明空，從緣悟入，安住聖位，是一種石破天驚的神秘經驗，此時此際，頓覺虛空粉碎，天地異色，根身世界都一股腦兒化爲無上知覺。這是「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的超覺境界，因而內心和外境都有顯著的變化。以法融爲例，他進入聖位以後所產生的精神感應力，使牛頭山頂出現祥光瑞氣，故四祖一望而知有聖人住山，然後入山來訪。又見有虎狼出入之跡和百鳥銜花之瑞。百丈初入聖位，鬼神呵護，爲其執役，如前所述，百丈夜半思飲，土地敲門，喚醒侍者，爲他煮水飲用，所以百丈自愧修爲功淺，起心動念，鬼神皆知，乃奮發圖强，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一人返妄歸眞，進入聖位，鬼神呵護，鳥獸相親。因爲鬼神皆有五種神通，鳥獸亦有强烈的直覺，故與初入聖位者氣機相應，心念相通。

「猶有這個在？」有雙重意義，前一個「這個」係指「我執」—迷執自我的意念和形相如實地存在著。和自我意識同時俱起的爲「自我中心」（Self Center），「自我安全感」（Sense of Security）和自我防衛措施（Self Defence Mechanism）等等心理動態。例如，一個人入山，突見虎狼，心生畏懼，立即走避。因爲它們的出現威脅了他的安全感，如果沒有自我意識作祟，他就無所畏懼，泰山崩於前，猛虎躡於後而心不動。四祖一見虎狼之跡，舉手作怖勢，表示自我防衛措施。四祖故作此態無非提醒法融，「我執」未破，難證眞空，有「能觀之我」和「所觀之心」，我法對立，能所宛然，何能入道呀！法融不解其意，故四祖問他：「這個是甚麼？」法融默不作答。後一個「這個」係指法見或佛見。四祖在石凳上寫一「佛」字，法融見了，心生疑懼，不敢坐下，證明他的「法執」「佛見」未破，一直等四祖爲他開示法要，他才恍然大悟，回機起用，出空入有，超凡越聖，和光同塵，從此百鳥銜花之瑞、虎狼出入之跡也完全消失了。這是性相融通，眞俗不二的境界，凡情聖智，蕩然無存，有了生脫死之能，鬼神不測之機，因此，百鳥的直覺，鬼神的五通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了。我們且看超凡越聖的向上一機是何種景相：

有洪州城大安寺主，講經講論座主，只觀誹謗馬祖。有一日，夜三更時，鬼使來搥門，寺主云：「是什麼人？」對曰：「鬼使，來取寺主（命）。」寺主云：「啟鬼使……某甲四十年講經講論……未得修行，且乞一日二夜，還得也無？」鬼使云：「四十年來貪講經講論，不得修行，如今更修行作甚麼？臨渴掘井，有什交涉？……汝將生死不淨之心，口頭取辦，錯傳佛教，誑騙凡情，因此彼王（閻羅）瞋汝，教我取去彼中，便入刀樹地獄，斷汝舌根……汝不見佛語：「言詞所說法，小智妄分別，是故生障礙，不了於自心，云何知正道？彼由顛倒慧，增長一切惡。」……其第二鬼使云：「若與摩

，則放（他）一日修行……明日便來。」……其鬼去後，寺主商量這事：「某甲一日作摩生修行，無可計？」不待天明，寺主便去和尚（馬祖）處，具陳前事後，五體投地禮拜。起云：「生死到來，作摩生即是？乞和尚慈悲，救某甲殘命。」師（馬祖）教他身邊立地，天明了，其鬼使來大安寺裡，討主不見，又來開元寺（馬祖處），覓不得，轉去也。師與寺主即見鬼使，鬼使即不見師（馬祖）與寺主也……

《祖堂集》卷下

按：大安寺主認理不眞，信道不明，貪講經論、曲解佛典，自未解脫，何能度人？狂妄說法，已犯口過，更加抑人揚己，誹謗馬祖，罪莫大焉，是以陽壽終時，閻羅命鬼使拘其神魂至陰曹受審判刑，輕則上刀山劍樹；重則入拔舌地獄。鬼使登門取命時，他苦苦哀求寬限一日，以便亡羊補牢，加緊修行，了生脫死。鬼使准其所請，遲延一日，再來拘捕。在這生死關頭，再談修行，無異臨渴掘井，何濟於事。在萬般無奈之下，他祇好硬著頭皮向馬祖求救。馬祖以慈悲爲懷，不念舊惡，予以庇護，叫他在身邊站立，不言不動，通宵達旦。第二天鬼使又來索命，他們先到大安寺尋找寺主，不見，又到開元寺，亦不見寺主蹤跡，快快而回。

馬祖道一爲一代宗師，禪功定力各造其極，心無所住，意無所緣，如飛鳥過空，無跡可尋，故有通天澈地之能，鬼神不測之機。

樂助慧炬雜誌社申謝啓事

台幣部分：

楊　麟大德　三萬元（六～十月捐）
施麗香大德　一千元
陳肇元大德　三千三百零七元
種　德大德　一百萬元
淨　興大德　一萬元（十～十一月捐）
高素勤大德　一萬元（十～十一月捐）
廖蘇西姿大德　一萬元（十～十一月捐）
陳楊道芬大德　三千一百八十四元
（指定作慧炬獎金）

外幣部分：

鄔之元大德　七十美元
范進福大德　二百五十美元
（指定作慧炬獎金）

功德無量
回向衆生
離苦得樂
早證菩提